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四

義虎記 洪都王猷定於一文津選本 辛丑春，餘客會稽，集宋公荔裳之署齋。有客談虎，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，嘉靖時為山西孝義知縣，見義虎甚奇，屬餘作記。

縣郭外高唐、孤岐諸山多虎。一樵者朝行叢箐中，忽失足墮虎穴。兩小虎臥穴內。穴如覆釜，三面石齒廉利，前壁稍平，高丈許，蘚落如溜，為虎徑。樵踣而蹶者數，彷徨繞壁，泣待死。日落風生，虎嘯逾壁入，口銜生麋，分飼兩小虎。見樵蹲伏，張爪奮搏。俄巡視若有思者，反以殘肉食樵，入抱小虎臥。樵私度虎飽，朝必及。味爽，虎躍而出。停午，復銜一鹿來，飼其子，仍投餒與樵。樵餒甚，取啖，渴自飲其溺。如是者彌月，浸與虎狎。

一日，小虎漸壯，虎負之出。樵急仰天大號：「大王救我！」須臾，虎復入，拳雙足俛首就樵。樵騎虎，騰壁上。虎置樵，攜子行，陰崖灌莽，禽鳥聲絕，風獵獵從黑林生。樵益急，呼「大王」，虎卻顧，樵跪告曰：「蒙大王活我，今相失，懼不免他患，幸終活我，導我中衢，我死不忘報也。」虎頷之，遂前至中衢，反立視樵。樵復告曰：「小人西關窮民也，今去將不復見，歸當畜一豚，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，某日時過饗。無忘吾言。」虎點頭。樵泣，虎亦泣。

迨歸，家人驚訊。樵語故，共喜。至期具豚，方事宰割，虎先期至，不見樵，竟入西關。居民見之，呼獵者閉關柵，矛挺銃弩畢集，約生擒以獻邑宰。樵奔救告眾曰：「虎與我有大恩，願公等勿傷。」眾竟擒詣縣，樵擊鼓大呼，官怒詰，樵具告前事。不信。樵曰：「請驗之，如誑，願受答！」官親至虎所，樵抱虎痛哭曰：「救我者大王耶？」虎點頭。「大王以赴約入關耶？」復點頭。「我為大王請命，若不得，願以死從大王。」言未訖，虎淚墮地如雨，觀者數千人，莫不歎息。官大駭，趨釋之，驅至亭下，投以豚，矯尾大嚼，顧樵而去。後名其亭曰「義虎亭」。

王子曰：餘聞唐時有邑人鄭興者，以孝義聞，遂以名其縣。今亭復以虎名，然則山川之氣，固獨鍾於此邑歟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，聞義虎之說，其亦知所愧哉？

張山來曰：人往往以虎為兇暴之獸，今觀此記，乃知世間尚有義虎，人而不如，此餘所以有《義虎行》之作也。

丁藥園外傳 錢塘林璐鹿庵文瀾選本

丁藥園先生，名澎，杭之仁和人也。世奉天方教，戒飲酒，而藥園顧嗜酒。飲至一石，貌益莊，言愈謹，人咸異之。詩賦古文辭，自少年未達時，即名播江左。其後仲弟景鴻，季弟濬，皆以詩名。世目之曰「三丁」。至香奩豔句，四方閩秀，尤喜誦藥園詩。

家有攬雲樓，三丁讀書處也。客乍登樓，藥園伏案上，疑晝寢。迫而視之，方觀書，目去紙才一寸，驟昂首，又不辨某某。客嘲之曰：「卿去丁儀凡幾輩？」藥園戲持杖逐客，客匿屏後，誤逐其僕。藥園婦聞之大笑。

一夕娶小婦，藥園遍視光麗，心喜甚，出與客賦定情詩。夜半披幃，薌澤襲人，小婦卒無語。詰旦視之，鬢下婢也。知為婦所給，藥園又大笑。

延陵大姓遣一姬，能詩，久誦藥園詩，誓曰：「主人令吾自擇配，願得如丁君足矣。」陽羨吳參軍，與丁世講也，詭以藥園意請約姬，姬許之。丁有侍兒，小字冬青，主謳，善鼓琴。主婦不悅，將遣，府吏納千金聘之。世方企羨兩女子已得所。久之，延陵姬登舟，泣曰：「吾且夕冀事丁郎，為幕府給人掖庭，緣已矣！」方扣舷墮水，冬青忽至。延陵姬道故，冬青亦泣曰：「吾故主人翁。」相對泣不止。護騎以告藥園，廢寢食者累月。然藥園數得孺子妾，猶軼望。主婦賢，家人多不直丁君。

藥園居法曹，無事，日作詩。與宋觀察荔裳、施大參愚山、嚴黃門灝亭稱「燕台七子」，詩名滿京師。吏人竊其牘換鵝炙。灶下養思染指，不獲，明日訟於庭，藥園復賜吏人鵝炙。

時藥園官京師，猶守天方教，同官故以豬肝一片置七箸。藥園短視，吏人以告，獲免。

上方冊立西宮，念無爛典禮者，調入東省兼主客。主客即古典屬國也。貢使至，譯問主客為誰？廉知公，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，從吏人易公詩歸國。長安縉紳以為榮。晨入東省，侍郎李公爽棠從東出，藥園從中人，瞠目相視。侍郎遣驍卒問訊，藥園趨謝。侍郎笑曰：「是公耶？吾知公短視，奚謝為？」藥園退而笑曰：「吾短視與詩名等。」

謫居東，崎嶇三千里，郵亭驛壁，讀遷客詩，大喜。孺子妾問曰：「得非聞賜環詔耶？」藥園曰：「上聖明，賜我游湯沐邑。出關遷客皆才子，此行不患無友。」久之，糧盡，餒而啼。孺子妾慰勞曰：「卿有友，必簞食迎若。」藥園笑曰：「恐如卿言，當先以酒療吾渴。」

初至靖安，卜築東岡，躬自飯牛，與牧豎同臥起。然暇輒為詩，詩益溫厚，無遷謫態。國子藩公聞其名，欲枉見藥園，遲不往。一日，乘牛車入城，藥園車上執《周易》，驟遇藩公節，低頭讀《易》不及避。藩公歸，語陸子淵曰：「吾今得遇藥園先生矣！」子淵問故，藩公曰：「此間安有車上讀書，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？必藥園無疑也。」嗣此西園飛蓋，必延藥園，飲酒賦詩，禮為上客。

然藥園亦困甚，塞上風刺入骨，秋即雨雪，山川林木盡白，河冰合，常不得汲。樵蘇不至，五日不爨，取蘆粟小米，和雪齧之。然孺子妾輒生子。當爾時，坐茅屋下，日照戶，如渥醇酒，然畏風不能視日。日晡，山鬼夜啼，饑饉聲咽，忽聞叩門客，翩然有喜。從隙中窺之，虎方以尾擊戶。藥園危坐自若。

居東凡五遷，家日貧，詩日富。登臨眺覽，供其筆墨，作《歸思軒記》以寓意。友人林璐聞之，曰：「卿歸矣！曩者邯鄲道上呂仙祠，即盧生受枕處也。仕宦過者，疾驅去以避不祥。卿銜命過其下，停車徐步入。道人方坐蒲團不起。卿異之，索筆題壁曰：『向翁乞取還鄉夢，留得凌雲化鶴飛』之句，得非詩識耶？」貽書報藥園，惘然悟。又一年始歸，果如林生言。

張山來曰：敘瑣屑事，鬚眉活現，是頰上添毫手也。

寄暢園聞歌記 莆田餘懷澹心曼翁文集

吳門徐生君見，以度曲名聞四方。與餘善，著《南曲譜》，索餘序。餘為之序，有曰：南曲蓋始於崑山魏良輔雲。良輔初習北音，紉於北人王友山；退而鑄心南曲，足跡不下樓十年。當是時，南曲率平直無意致，良輔轉喉押調，度為新聲，疾徐高下清濁之數，一依本宮，取字齒唇間，跌換巧掇，恒以深遠助其凄淚。吳中老曲師如袁髯、尤駝者，皆瞠乎自以為不及也。良輔之言曰：「學曲者移宮換呂，此熟後事也。初戒雜，毋務多，迎頭拍字，徹板隨腔，毋或後先之。長宜圓勁，短宜適，然毋剽，五音依於四聲，毋或矯也。毋豔。」又曰：「開口難，出字難，過腔難，高不難低難，有腔不難無腔難。」又曰：「歇難閣難。」此不傳之秘也，良輔盡泄之。而同時婁東人張小泉，海虞人周夢山，競相附和。惟梁溪人潘荊南獨精其技，至今云仍不絕於梁溪矣。今曲必用簫管，而吳人則有張梅谷，善吹洞簫，以簫從曲。毗陵人則有謝林泉，工擷管，以管從曲。皆與良輔游，而梁溪人陳夢萱、顧渭濱、呂起渭輩，並以簫管擅名。蓋度曲之工，始於玉峰，盛於梁溪者，殆將百年矣。此道不絕如線，而徐生厥起吳門，拳魏赤幟易漢幟，恨良輔不見徐生，不恨徐生不見良輔也。

徐生年六十餘，而喉若雛鶯靜女，鬆間石上，按拍一歌，縹緲遲迴，吐納瀏亮，飛鳥遏音，游魚出聽，文人騷客，為之惘怳，為之神傷。妙哉技至此乎？一日徐生語余曰：「吾老矣！恐不能復作少年狡獪事。得吾之傳者，乃在梁溪。今太史留仙秦公尊人以新公，所蓄歌者六七人是也。君倘游九龍二泉間，不可不見此人，聞此曲。」餘心識之久矣！

庚戌九月，道經梁溪，適穎州劉考功公勇，擁大航西門外，留餘方舟同游惠山。而吳明府伯成、秦憲使補念、顧孝廉修遠及其

子文學天石、朱公子子葆、劉處士震修皆在席。太史留仙則挾歌者六七人，乘畫舫，抱樂器，凌波而至。會於寄暢之園。於是天際秋冬，木葉微脫，循長廊而觀止水，倚峭壁以聽響泉。而六七人者，衣青紵衣，履五絲履，恂恂如書生，綽約若處子，列坐文石，或彈或吹。須臾歌喉乍轉，累累如貫珠，行雲不流，萬籟俱寂。餘乃狂叫曰：「徐生徐生，豈欺我哉！」六七人者，各道姓名，斂袖低眉，傾其座客。至於笙笛三弦，十翻簫鼓，則授之李生。李生亦吳人。是夕分韻賦詩，三更乃罷酒。次日復宴集憲使家，六七人又偕來各奏技。餘作歌貽之，俾知徐生之言不謬。良輔之道，終盛於梁溪；而留仙父子，風流跌宕，照映九龍二泉間者，與山俱高，與水俱清也！是為記。

張山來曰：吳俗於中秋夜，善歌者咸集虎丘石上，次第競所長，唯最後一人為最善。聽者止數人，不獨忘言，並不容贊。予神往久矣！今讀此記，益令我穆然以思，悠然以想也。

陳小憐傳 黃岡杜濬十泉變雅堂集

陳小憐，郟城女子也。年十四，遭兵亂，失所，落狹斜。有貴公子昵之，購以千金，貯之別室，作小妻。相好者彌年，大婦知之，恚甚，磨礪白刃，欲得而甘心焉。公子不得已，召媒議遣。居間者以為奇貨，遂將小憐入燕中，住西河沿。西河沿，亦斜狹也。

小憐姿慧不凡，遂傾動都人士，聲價翔貴。雖達官富人，有華筵上客，欲得小憐一佐酒，必先致意，通慰勸，為期旬日之後，然後得其一至。時燕聚四方之士，座中往往多年少美姿容者，結束濟楚，媚態百出，自謂必得當於小憐，小憐弗睨也。

而錢唐知名士范性華者，老成人也，館於燕。一日以赴某公宴，適小憐，雖頗異其姿，然平澹遇之耳。范時年五十餘，人地固自軒軒，顧貌已蒼然，意不在佻達。而小憐一見，獨為之心醉，注目視范，自入座以至酒闌，目不他視。凡范起則視其起，范步則視其步，范復就座，則視其就座。往則目送，旋則目迎。已或時起，數步之外，必回頭視范，如恐失之。小憐固素謹，忽如此，舉坐咸詫異。范反為之踟躕不自得，笑而左右顧。而小憐自如也。將別，則詳問范姓字，歸而朝夕誦之。

有潘生者，往來於其家，又素識范，謂小憐曰：「爾念范君如此，盍往訪之？」小憐正色曰：「吾既已心許范君終身矣，若猝往，是奔也。姑少待，范君相迎，斯可矣。」潘以其言白范，范猶恐其難致，試走探探之。直小憐是日有巨公之約，肩輿在門矣，立改其所向，語其嫗曰：「某公之約，一唯汝多方辭絕之。我赴范君召，不顧矣。」小憐至范所，語次，謂范君曰：「君知我日者席間注目視君之故乎？」范曰：「初不知。」小憐曰：「吾見君之酷似我故夫也。吾不能捨君矣！」是時小憐年始十七。范答曰：「以子之姿慧，從良固甚善，然當擇年相若者，吾豈若偶耶？」小憐應曰：「君誤矣！三十年以內所生之人，豈有可與論吾心者哉？」范大奇其言，叩之，知嘗讀書，粗通朱子《綱目》。范初無意，至是固已心動矣。因留連旬朔，相與定盟，然後去。

而小憐所與一時宦方與范相忌，聞之，雅不能平，輒計致小憐曲室中，出而扁其戶以困之。小憐顧室中，有髻幾長丈餘，遂泚筆於幾上，書「范性華」三字，幾千百滿之。時宦歸而睹幾上字，色變不能言。燕中嘗作盛會，廣召賓友，及狎客妓女皆與。酒酣，客為觴政，下令人各飲滿，既酌，自言其心上人為某，不實者，有如酒。次第至小憐，或戲之曰：「爾心上人多矣，莫適言誰也！」小憐嗔曰：「是何言？一人而已！」起持巨觥命滿酌，一飲絕瀝，覆觥大呼曰：「范性華！」舉座相顧，以為此子無所引避矣。其篤擊至於此。

然久之無成事。范於是仰天歎曰：「醇政獨非丈夫乎？何遂力不能舉一女子，而忍負之也？且小憐與我約者，極不難耳。督過愆期，至於舌敝，金台之下，識范性華者多矣，而將伯之助寂然，又安事交遊為？」乃為詩自傷雲：「只愁世少黃衫客，李益終為薄倖人。」信乎其為薄倖人矣！小憐以河清難俟，竟為有勢者強劫以去，猶留書與范雲：「非妾負君，妾終不負君也。」噫，是可悲矣！

先是小憐每數日不晤范，輒廢眠食。及范至，則又莊語相勉以大義。且曰：「出處一不慎，則君之詞翰，俱可惜矣。」聞者以為此非巷中人語。又力勸范迎其室人來燕中，曰：「小憐異日得事君子，固甘為之副。」范用其言。既而得與室人病訣，厚為之殯，祭弔成禮。小憐一言之力也，范尤感之雲。

徐無山人贊曰：昔晉羊皇后，醜詆故夫以媚劉聰。其死也化為千百億男子，滔滔者皆是也。陳小憐何人，獨不以故夫為諱，而吾友范性華，以似其故夫見許。豈羊皇后之教反不行於女子乎？噫！是為立傳。

張山來曰：層次轉折，無不入妙，尤妙在故夫一語。一見不復再見，是文之有品者。

賣花老人傳 江都宗元鼎定九新柳堂集

賣花老人者，不知何許人。家住維揚瓊花觀後，茅屋三間，旁有小閣。室中茗碗丹灶，經案繩床，皆楚漢明潔。柴門內，方廣二畝，以種草花為業。家嘗有五色瓜，雲即昔之廣陵人邵平種也。所種芍藥、玫瑰、虞美人、鶯粟、洛陽、夜合、萱草、蝴蝶、夜落、金錢、剪春羅、剪秋羅、朱蘭、藍菊、白秋海棠、雁來紅，共十數種。早晨擔花向紅橋坐賣，遇文人墨客，即贈花換詩而歸。或遇俗子購之，必數倍其價，得錢沽酒痛醉。餘者即散諸乞兒。市人笑為花顛。

嘗九日渡江，經旬不歸，人問之，答曰：「吾訪故人殷七七於鐵甕城中耳。」袖中出杜鵑花一枝，紅芬可愛。所往來者有筆道人、珣道人，圍棋烹茗為樂。珣道人，疑即唐廣陵人李珣，以販糶為業成仙者。筆道人，疑即宋建炎中顏筆仙耳。昔瓊花觀中，有黃冠持畫一軸獻帥守，字皆雲章鳥篆不可識。使人尾之，乃入觀後井中玉勾洞天深處。相傳老人或為童子，或為黃鶴，千年於茲矣。識者謂即黃冠後身雲。

張山來曰：逸趣橫溢，澹宕多姿。

神鉞記 盱江徐芳仲光諾皋廣志

庚辰夏，某鄉有不孝子王某，父早喪，僅一老母，婢畜之。每晨擁妻酣睡，而役母使炊，俟熟方起，旦旦如是。小不如意，即恣口詈罵。

生一子，甫數月，母抱之，視釜沸候，兒忽騰跳墮釜中，母知不救，即潛竄。不孝子聞兒叫，起視已死，乃大恨曰：「媼殺我子！」捫廚得刀，遂出。離家百武，有關帝廟。母見不孝子至，閃入廟，伏神座下。不孝子撚刀入，忽旁周將軍像，從座躍下，提刀砍不孝子倒，正中其項。廟祝聞刀聲錚然，趨出，則不孝子流血滿地，而周將軍一足尚在門限外未入。呼問老母，具述其事，蓋幾不免而神救之也。

自是遠近喧傳其廟周將軍靈爽。廟以金重裝其像，足仍門外如故。信州居民，近是鄉者，日裹糧走謁。予過玉山，居停葉七十為道其異。

夫帝廟，非西市也，神之刀，非斧鉞也；木偶之將軍，非有血氣知覺指臂運動也。然異變所激，則金可使飛，土可使躍，塊然之手足可使踰闕而搏。假令神不誠是子，其母且不免；神視子之割刃其母而不之救，無為貴神矣。然必無是也。即使更入他廟，神之斧亦皆能跳而誠之也。蘇子瞻雲：「掘井得泉，水非專在於是。」而世不察，或疑為誕，或以為像之靈爽若是而奔走之，皆窺管刻劍而不達於感應之義者也。數十年前，吾郡有祖母抱孫墮池中死者，畏其子之怒，避去。子藏椎僻徑石罅中，誘其母歸過之，索椎，手既入，石輒合不可出。雷火下焚其面，乃自聲罪，宛轉石間，數日死。以理言，石豈開合鑿人之物哉？罪逆之至，凡其所觸皆為難矣。

張山來曰：閱至不孝子弑逆處，令人髮指皆裂；讀至神鉞砍頸處，令人拍案稱快！世之敢於悖逆者，皆以為未必即有報應耳。則曷不取是篇而讀之也？

又曰：吾鄉有一人，負其至戚者，已非一端，而猶謂未足，又欲挾強而貸。至戚不能緘默，因訴其族人。此人遂大詬，遂逼其母死於至戚之家。其母固孀居而姑息者也，雖未如其言，而此言則亦難遁於神鉞者矣。吾願世之為母者，慎毋姑息而自貽伊戚也。

焚琴子傳 梁溪顧彩天石辟疆園文鈔

焚琴子者，姓章氏，閩之諸生也。為人磊落不羈，傷心善哭，類古之唐衢、謝翱，而才情過之。為詩文，下筆累千言，皆感人心脾。

庚子鄉試，文已為主司所賞。及觀五策，指陳時事太過，至斥耿氏以為包藏叛志。主司乃懼不敢錄，遂下第。生遂棄諸生不為。登鼓山所謂天風海濤亭者，北望神京，痛哭失聲曰：「今天下將有變，得如餘者數輩，委以兵農財賦諸大政，猶可鎮定。顧乃鬱鬱以青衿子困英雄，俾兒曹口臭者登廊廟而食肉，誠何為哉！誠何為哉！餘且燒其詩書，絕筆不為文矣！」既而三藩繼叛。閩亦疲於兵革，悉如生所料雲。

生既不得志，出遊於潮，過潮刺史韓文公廟，讀其《逐鱷文》，哭之。又歷韶、惠、廣、雷諸郡，悲嶺海之煙瘴，思寇萊公謫雷時，枯竹生筍，蠟淚成堆，風流如在也，則又哭之哀。聽鷓鴣作「行不得哥哥」聲，則抗音而哭以亂其鳴。

久之，學琴於惠州僧上振，得其音節之妙，遂歸，變姓名，以琴游八閩。王公大人爭延致而聽其琴。有願從而學者，雖善，然終莫能及也。久之，有將軍自滿洲來，駐防閩省，嗜琴，厚禮延生，使鼓琴於幕下。將軍據上坐，而置一座於旁，命生坐。生怒目視將軍曰：「吾博通萬卷書，而明公唯知馬上用劍槊，吾豈為若門下士耶？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於旁，吾不能鼓琴矣！」奮衣徑出，不顧。將軍慚，下與抗禮謝罪，強留之。乃踞上坐為一鼓琴。將軍稱善，左右無不竦聽。然其聲淒愴嗚殺，有秦音焉。生曰：「琴者，天下之至和也。吾琴雖離如鸞鳳鳴。今枝上無螳螂捕蟬，而弦中忽變西北肅殺聲，何也？豈軍中殆將有警耶？」撫琴畢，三軍之士皆為嗟歎，有流涕者。生盡醉，痛哭上馬而去。將軍贈之金，不受。後此軍淪於海澄焉。

久之，閩人目生為琴師，雖江浙間，頗多聞其名者。然當道不以禮遇，招亦不往，往亦不為久留。常酒後耳熱，摔琴於地，引滿大卮，放言高論，驚其座賓。談古今得失，雖老師宿儒，深通經濟者，不能難也。

其最愛童子曰金蘭，亦善琴，獨得生傳，常負奚囊從生游數千里外。生詩成，金蘭輒繕錄之盈帙。客訪生不遇，金蘭代為款接，以生驚人句示人。由是人頗異之，以為抱負非常之士，不得志而隱於琴。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，竟佯狂以卒雲。

生篤於伉儷，婦陳氏，少生十歲，亦頗知書嗜音。生嘗入為其妻鼓琴，茶香入牖，鬢影蕭疏，顧而樂之，以為閨房清課，亦人生韻事。忽一日謂其婦曰：「吾向聞紅顏薄命。卿才情如此，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。豈汝亦天上人，不久當去耶？」因感慨悲傷，為彈《別鵠離鸞》之曲，曰：「琴音和，吾與汝尚無恙，然第七弦無故忽絕，少而慧者當之。」居數日，金蘭死。生撫屍一哭，不勝其悲，吐血數鬥，曰：「吾死後，《廣陵散》絕矣。」遂焚其琴，不復鼓也。因自號「焚琴子」。生至康熙丁巳，年四十九，竟卒。聞其婦先亡一歲雲。

顧子曰：焚琴子之事，餘蓋聞之漳州陳別駕雲。別駕為餘言最詳，因囑餘亟為立傳，殆古之有心人也。觀生之少而肆於文，文不得志而游，一寄於琴，再寄於哭，卒之無有識生之才而用之者，宜其傷於情而碎於琴也。然生流風餘韻，宛在丹山碧水之間，迄今登鼓山之亭，如聞其哭焉。生其化鶴而來歸乎？松風夜弦，空林鬼哭，生何往而不在也？悲哉！

張山來曰：予嘗觀文人之不得志者，往往怨尤佻傑作不平之鳴。心竊議之，以為若輩即使得志，亦未必能有所樹立，僅與肉食者等耳。今觀焚琴子能預識耿氏於未叛之先，則其器識，誠有度越尋常者，未可謂此中無人也。

四氏子傳 金壇張明弼琴牧螢芝集

四氏子，萬曆初吳人也。有姓名，四氏子者，人名之，因以為名焉。氏子家雖貧，亦產清門，凡纓綬之徒，初皆與游。

顧其體中，癡點各半，亦復各時。方其點也，能作詩文，自作自書自諷，聲滿四鄰，若出金石。及其癡也，天地變，黑白貿，親疏怨德皆相反，妻孥無協志者。其父痛諭之，不從，則撻之，氏子亦報撻焉。久之，恒撻其父。既而著為論曰：「父子主親，父若撻子，當其舉手之時，親誼已絕，子安得不報撻？又且君父一也，君有罪，湯武誅之，可以稱聖；父有罪，子撻之，容得不號賢乎？」又立論：「古今無真名人，但能詞詆人則名歸之。孟子詆楊、墨，莊周詆孔子，韓愈詆佛，豈好詆人哉？自為名焉耳！」故氏子遇當世大儒，其聲名經鳴谷、達濠汜者，皆極力訾詆之。且作嗔拳笑面曰：「是才不如我，而名居吾上，何也？」或相見至有受其大詆者。

氏子既撻父母，置兄嫂，詆謔當世之岳立者，國人皆鄙之，漸不與游。氏子游甚困，其兄割資食之。氏子未厭，有所如皆枳棘，則益卞急自恣，棄書不讀，但好《世說》《水滸》。嘗有人扣其門，氏子則怒曰：「誰敢扣若爺門耶？」曰：「我也！」曰：「誰為我？我為誰？」急取大棒擊其脛。出行，見人有俯首者，曰：「避我耳！」置之，答置則相搏。見仰首者，曰：「驕我耶？」亦置之，答置亦相搏。故氏子有所之輒掛闔。既乃以所搏人自嫁於眾曰：「彼為彼妻之厚我也，而仇我；雖然，豈予罪哉？」因出袖中一物曰：「此某妻之臂飾，詭我者也。」輕薄者競傳之，劇言苦語，各以加人，遂令邑少潔門。其妻，中庸人也，稍勸之，氏子則手格之曰：「吾厚其妻，爾乃厚其夫乎？」其子年長，皆心誹之，不敢言。已而邑之人皆知其詭也，則家相告曰：「慎毋與四氏子游。有與立談者，死期必至矣！」其怨家亦相告曰：「此穢家也，昔有犬豕臥偃廁中，見獅子過，則負溲溺以侮之，獅子不敢近也。今氏子負穢來，謹避之而已，勿與角也。」於是氏子居都會中，若空廬；行巷市間，唯逢雞犬草木，不能逢一人也。氏子游益困，則念《世說》中祖斑獲髻上叵羅、袖中金疊，因遇物即懷之。人或率眾追奪，指名於千百人之前，他人醜之，思入壁罅，氏子坦然徐步，不以屑意也。又欲作南塘夜出梁山築柵之事，終歲召人，人無肯與同役者。

如此十餘年，頗自悔。其所親因從容語之曰：「若為儒，而撻父母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與父母戲耳，何嘗盡力撻之哉？且侮撻之，必沽酒以釋之。」「若置兄嫂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吾亦戲耳！且子視吾兄嫂之身，有吾置跡者，吾當罪。」「子之盡絕六親百朋，又何也？」曰：「吾初皆戲耳。乃吾六親百朋，無一達人，見我輒物而不化。彼絕我，我寧絕彼耶？」其人曰：「子每詆通人達士，以為不如子，又奈何？」氏子曰：「盡戲也。吾戲言江水不如吾沼，江與沼不移位，豈非戲耶？」其人曰：「若子戲則盡然矣，今日者，名敗身辱，父兄不以為子弟，交遊不以為朋友，處環堵之室，上漏下濕，煙斷糧絕。子何不盡以戲周旋之，顧怨尤佻傑乃爾耶？」氏子默然無以應。

無何，其長子某，少亦韶令，將弱忽得狂疾，終日喃喃罵人。然聽其所罵，則皆其父也。其父至，則枚數其罪而撻之。氏子號叫，不得免，或言慘於氏子父被撻時。氏子械子囚諸室，則以一木為其父，詰之曰：「父母可撻乎？」代應之曰：「不可！」曰：「是宜撻！」日撻至百數，其餘罪皆然。數年，竟狂死。

外史氏曰：吾猶及識四氏子，身短不盈四尺，其目瑩然若攫食之鴟，頤頰矜長若索門之雞；其氣如含瓦礫，抱荆棘，有觸即摘射。邑人謂其頑嚚不友，似渾敦；不可教誨，不知話言，似禱杌；惡言誣善，貪冒貨賄，又似窮奇、饕餮。以為兼有四氏之長，故目為「四氏子」。而四氏子不肯受也，曰：「凡吾所為皆戲耳！」雖然，四氏子戲，其子數木之罪而且撻之，豈亦戲狂耶？或以戲諫耶？今死矣！亦可云戲死耶？夫其父則狂，而反號其子為狂；其子父木而撻之則戲，而其父反以諸罪為戲，皆惑也。吾疑天公之憤憤久矣，今乃以其子之口與手，作天公之口與手而日數之，日撻之，又酷巧。嗟乎！天公則誠戲耳，四氏子烏乎戲？